

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，网名“荷叶”，年过五旬，其貌不扬，心很善良，曾做过超市售货员和社区工作人员，“刘哥”的老婆，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，喜欢提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，经她娓娓道来，则令人捧腹，会心一笑。

脏得很

晚上吃牛肉炒芹菜和鸡蛋豌豆尖汤。饭后，我在洗碗，刘哥过来用洗脸毛巾揩嘴巴，我一下就不高兴了说：“哎呀，脏得很，你吃饭后，满嘴都是油，你咋个不用餐巾纸揩嘴巴？要用毛巾，那么脏。”

刘哥却凶神恶煞地责问：“脏得很？有好脏？”

我说：“是脏得很嘛，用洗脸毛巾揩，你又不洗毛巾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刘哥就从包里掏出一把钱来，在我面前一晃，问：“我到底脏不脏？”

见钱眼开的我一下就支支吾吾，语不成句了。

耗子钻风箱

以前奁子读书的时候，每年暑假，一考完试，他就会来我家。奁子进门就对我说：“二嬢，你去帮我找一个学校嘛，我想在城里读书，不回去了。”

我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爸爸喝醉酒了要骂人。”

我沉默了一下：“不着急嘛，如果你过完暑假都不改变主意的话，我就去帮你找学校，找学校不成问题的。”奁子来了，天天就晓得上网打游戏，我一看这样不行的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他把电脑给我占到了。我说：“么儿，这个暑假你写10篇作文哈。”他抗议说不行，我都要上中学了，我这个暑假没有作业，我不写作文。”

我恼羞成怒：“什么不行？在我们家里，胖子要听我的话，你二姑爷要听我的话，就你不听我的话？”

他脑壳一歪：“我不是你家里的人，我不用听你的话，我说不写就不写！”

我退一步说：“好吧，不写就不写嘛。我不打你，也不骂你。只是，明天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要把我房间的门锁上，你也不要想上网了。”

他见赖不掉就说：“我可不可以写10篇同样的作文？”

“和写一篇有什么不同？不行。”

他气急败坏：“好吧，我写，我恨

你！”

他的话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刘哥和胖子天天都说这样的话，我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他在客厅写作文的时候，电脑就是我的了。

后来，他写好给我看。我看了，血压一下升了好高，一连吃了两颗降压药的药，才把血压降下来，虽然药瓶上的说明是吃一片，我试了，吃一片压根儿没用。他的作文是这样写的：

我的二嬢

放假了，我去城里二嬢家玩，我到了汽车南站，我二姑爷早就等在那里接我了。我以为我二姑爷今天不上班。我问了，才知道，我二姑爷是在上班的时候请假来接我的，我坐上了二姑爷的车，到了好吃街，在一个超市门口，我二姑爷停下了车，我看见一个似人非人，是猪非猪的东西滚了过来，拉开副驾的门，坐了进来，吓我一大跳，我定眼看，啊，原来是我半年不见的二嬢，她长的好胖，好哈人啊！

这篇让我脑血管差点爆裂的论文，逗得刘哥哈哈大笑，大声称赞！

从此，刘哥看见我，总是坏笑着说：“好吓人哦，太胖了！”如果，他看见我的眉毛立起了，就立作无辜状：“是你的侄儿说的，又不是我。”奁子也不厚道，天天就晓得给他二姑爷添饭，把我晾一旁。一看就是当叛徒的料，他不知道，我才是他的亲戚，我才是最喜欢他的人。

有一天深夜，刘哥喝醉回来，莫名其妙地把我们家的人都教训了一顿。本来我还想找他理论的，看见两个小娃娃默默地躲到了门后，为了他们的心理健康，我就不想扩大战事了。

暑假很快就要过去了，这天奁子对我说：“二嬢，你给我买车票嘛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咋个要回去呢？你不是说想在城里上学吗？”

奁子叹口气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回去了，二姑爷发酒疯比我爸爸还凶。”

突然，我很同情这个瘦小的男孩子了，他的生活才是耗子钻风箱啊，两头为难。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，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，喜欢读书，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吆、吆鸭儿

小孩刚放下书包，奶奶就命令：你爹叫你把牛yāo出去放。小孩虽不情愿，却怕挨刷条子，只好打开牛栏，把牛yāo到山坡上去。天麻麻黑，贪吃的鸡坡还在坝下找虫子，妈妈吩咐：去把鸡yāo回来。小孩得令，舞着扫帚，张牙舞爪大声地啸叫着，把鸡yāo进院子，yāo进鸡圈。四川方言里的yāo，是驱赶的意思。

李劫人《大波》第三部第六章：“一个制台嘛，他总没有皇帝大。现在皇帝还着人吆跑了。皇宫内院想必变得跟你们隔墙的菜园子门一样，啥子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了。”李劫人笔下的吆，就是四川人常说的yāo。所谓“吆跑了”，指把皇帝赶下了台。

吆，是形声字，口表意，么示音；是象声词，象大声啸叫之声。《康熙字典》释吆：“于宵切，音腰。吆，声也。”吆一般与喝叫之喝组成吆喝，表示大声喊叫、命令。大声吆喝干什么？不是叫喊着玩，而是命令被吆喝者，按自己的指令行事。四川人取吆喝之吆，指称驱赶，生动贴切。但方言里的吆，又不指泛泛的驱赶，而有其独特意味。吆较少用于人，若要用也多指强对弱。一群学生在操场吵闹，校长指派年轻老师：把他们吆进教室，上自习。更多的时候，吆主要用于人对动物特别是对家养的畜禽，吆猪狗，吆牛羊，吆鸡鸭，吆偷吃的麻雀，吆聒噪的乌鸦等。吆时，光动嘴不行，手里还得准备一根竹枝树棍，不听吆就挥一下。所以四川方言里的吆，不是只动嘴的吆，而是嘴手并用的吆。

艾芜《苦闷》：“真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，我这条芦毛牛，邀下广东，总有二三十块钱好赚的。如今就是邀不下广东，偏偏倒这个楣！”艾芜笔下“邀下广东”之邀，显然指方言里驱赶义的yāo。但此邀非彼yāo，艾芜可能大意疏忽了。

农家多喂鸭，所以要吆鸭，指把鸭从一个池塘吆到另一个池塘，从一条河吆去另一条河，从池塘河里把鸭吆回家、吆进圈。但如果说吆鸭儿，就不再指吆鸭，也不是单纯的儿话音，而另涵新意：指排名最后、倒数第一。比如，一位学生成绩常排在全班尾巴，发卷时大家要打听：这次又是他吆鸭儿？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在单位工资最低，领工资时会自嘲：我反正是吆鸭儿的！为什么四川方言吆鸭儿，指排名最后、倒数第一呢？或许是鸭子走路一摇一摆，不惊不诧，吆它们回家总排在家禽队伍末尾的原因。由鸭子走得慢，引申出吆鸭儿为排名最后、倒数第一，虽属正常演绎，但也只四川人才有如此匠心。



街娃儿

□朱文建

川人所说的街娃儿，就是那些成天游手好闲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浪地在街上闲逛的人，或是三五成群在茶铺里一坐就是一天的人。

街娃儿有一定的社会知识面，又没得工作，或是有工作不想做，就是想耍，用一句话说，那就是操。根据年龄层次不同，又分为老街娃和小街娃，老街娃有三四十岁，小街娃就是一二十岁，喊的是青皮娃娃。不过，街娃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爱好，穿得舒舒气气，伸伸展展，一看就是个耍哥街娃。

老王说，同他一起钓鱼的钓友老杨以前就是个街娃，中午两个人一起喝酒，老杨就摆起街娃的事，当成一个光荣史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阵的街娃也操，皮鞋擦得灯啊亮，跟太阳对光，蚂蚁走上去都要拉拐棍。老杨那

阵也还年轻，二十多岁，喊的就是青皮。老街娃都是穿的圆口布鞋，俗称“朝眼儿”鞋。街娃都大方，屋头没得两个是操不起的，老杨说，他老汉那阵是工人，假巴意思屋头还有两个钱钱，加上又不想做活路，就当起了街娃。他妈经常骂他：“啥子不学好，去当街娃。”

老杨当时还嘴嚼（展嘴巴劲）：“街娃又咋个嘛，一不偷二不抢，三不参加吊儿郎党！”气得他妈拿起扫把跟他屁股后头撵，一边骂：“你个死娃娃，不争气的东西！”

虽说街娃无所事事，东流西浪，但还是有点正义感的。有一回，老杨看到一个贼娃子摸一个女娃子的包包，马上就喊那个贼娃子拿出来。贼娃子还不承认，狡辩说：“哪个摸包包，你看错了。”老杨说：“野，还不认账，搜出来

咋个说！”另外两个街娃也来扎起。贼娃子一看说不过了，就悄悄说好话：“你们街娃还是要用钱的嘛，我们都差不多！”意思是放他一马，等会分点给他。这不把人贬低了哇，老杨一听就来气，一把抓倒贼娃子的衣领：“啥子啊，你个摸根（小偷）也敢跟我们街娃比，把包包拿出来快爬！”贼娃子把钱包拿出来赶紧跑了。

老杨说，街娃虽然没有做活路，没得正经事，但也不是好烂（坏）的。街娃也喜欢管闲事，有一回，几爷子坐在茶铺里喝茶冲壳子，就听到外头吵起来，老杨他们跑出去一看，是两个街娃在争一个女娃子。好不容易看到一场戏，一群街娃就围上来高谈阔论，评头论足。两个街娃互不相让，眼看着就要动起手来，“你要咋个嘛？”“单挑嘛，

哪个都不要喊！”女娃子就在一边哭，一个看热闹的街娃就发言了：“为一个女娃子打架，也太丢脸了。”另一个也说说就是，哪找不到一个好的？争执中的一个街娃觉得也是这个道理，神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现在老杨几十岁了，但街娃的性格还是没有变，有一次他赶公交车，一个老头倚老卖老，人家让了座还骂骂咧咧的，老杨就说不对他，老头又给他毛起：“你要咋个，搞醒豁点，我以前就是个街娃，还怕你。”老杨一听就骂：“你简直是丧街娃的德，丢街娃的脸，还好意思！”这大概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“坏人变老”的那类事了。街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，也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。